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Famous
World-Famous
Masterpieces*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萧羽 译

 万卷出版公司

(美) 马克·吐温

百万英镑

译者: 萧羽

万卷出版公司

© 马克·吐温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万英镑 / (美) 马克·吐温著; 萧羽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3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80759-728-5

I. 百… II. ①马…②萧…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9355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92千字

印张: 10.75

出版时间: 2009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80759-728-5

定 价: 22.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 百万英镑 / 1
- 竞选州长 / 25
- 田纳西州新闻界 / 31
- 狗的自述 / 38
- 加利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 / 50
- 奇异的经历 / 57
- 三万元遗赠 / 87
- 大宗牛肉合同始末 / 121
- 败坏哈德利堡的人 / 129
- 列车上同类相嗜 / 186
- 两则小故事 / 196
- 误期的俄国护照 / 208
- 麦克威廉斯太太与闪电 / 228
- 兜销员的故事 / 236
- 失窃的白象 / 242
- 我怎样主编农业报 / 266
-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 272
- 他的生死如何? / 281

好孩子的故事	/	292
坏孩子的故事	/	297
真人实事	/	301
亚当夏娃的秘密日记	/	307

百万英镑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在旧金山一位矿产经纪人手下做办事员，对于证券交易的规则弄得一清二楚。那个时候我在世上是举目无亲、孤身一人，除去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身清白的名声以外，其他的没有任何依托；不过这些长处让我脚踏实地，有机会的话，或许能够走上幸运的道路，所以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每到周六午餐以后，时间便全由我本人支配，我喜欢在海湾中去里面的那些游艇上消磨这些时光。有一天我没留神将船驶得远了点儿，结果只能在大海里飘荡。就在夜幕降临，差不多将要没了盼头时，一条目的地为伦敦的双桅帆船搭救了我。那回航行简直是漂洋过海、路途迢迢，并且途中遇到狂风暴雨，他们让我做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水手，用工作来补偿航程的船费。我在伦敦上岸之时，衣衫破烂，兜里仅剩下一块钱。这点钱成了我一昼夜的住宿费。再往后的一天一夜里，我可就饥肠辘辘、无处栖身了。

次日上午差不多十点钟，我腹中空空、饥饿难忍、破衣烂衫，正在波特兰路步履蹒跚地走时，正好有个小孩被一个保姆领着从我身边路过，将汁多味香的大梨扔进了下水沟里——刚吃了一口。不用说，我站在那儿，用满含欲望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那脏兮兮的宝贝。我嘴中是垂涎三尺，肚里都要伸出手来，所有的生命都在盼望它。然而

我每回刚一动弹想去将它捡回来的时候，总有哪一个过路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自然我就不得不再将身子站得直直的，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就跟没事人一样，装作压根儿就没有在那只梨上打过主意。这出戏老是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我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那只梨。最后我简直被弄得受尽煎熬，正想不管什么面子、撕破脸皮去将梨捡起之时，突然我身后有一扇窗子被打开了，一个先生在那里边对我叫道：

“请到屋里来吧。”

一名衣着华丽的仆人把我引进屋，将我领到一个装饰得非常漂亮奢华的房间中，那里坐着两位上了岁数的绅士。他们将仆人支开，让我落座。他们刚刚吃了早餐，我一看到那些残羹冷炙，差不多透不过气来。在那些吃的东西跟前，叫我维持尊严、恪守规矩确实是非常困难，然而人家并没有发话请我品尝，我也就不得不拼命地克制住那个想吃的欲望。

在那不久前，发生过一件事情，然而我对于这件事却是毫不知情，过了好多天之后才知晓原委；此刻我就要将所有的事情经过说给你听。那两弟兄为--件事情在前两天爆发过一场情绪特别激动的争辩，最后他们赞成以打赌的方法来分出高低，那是英国人处理所有问题的方式。

你或许还有那么一点儿印象，英格兰银行有一回因为要和某国办理一项公家的交易之类的专门用途，特地印制发行过两张一百万镑的巨额钞票。不清楚怎么搞的，仅有一张被使用与注销了；另外一张一直安安稳稳地躺在银行的金库中睡大觉。这兄弟两个在一次聊天中忽发奇想，假如有个待人诚恳且又有才智的外地人流落到伦敦街头，举目无亲，手里除去那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以外，别无它物，并且又没有办法证明这张钞票就是他的，那么他可能有什么样的经历、遭遇呢？哥哥说这人会饿死；弟弟则不以为然。哥哥说他无法将它拿到银行或者另外所有的地方花掉它，由于他立即便会当场被抓住。然后他们就这样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后来弟弟讲他心甘情愿以两万镑当作赌注，坚持认为那人不管怎么样也能靠着那一百万活过一个月，并且也不会有牢狱之灾。哥哥赞成以此为赌注。弟弟便到银行中去，将那张大钞

换到手。你瞧，那是地道的英国人的作风：魄力十足。之后他口述了一封信，让他的一个书记用流畅优美的正楷字誊清；于是那弟兄二人便在窗口那儿静坐了整整一天，盼望着有个能消受大钞的人出现，以便将此信交给他。

他们检阅着从眼前经过的一张张诚实可靠的面孔，然而却谈不上有才智；还有很多尽管聪明，却又看上去不怎么老实；另外还有不少面孔，两样都符合要求，但是长着那张脸的主人又穷得不彻底，还有就是尽管身无分文，却又并非外地人。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直到这时我走过来问题才迎刃而解；他们二人一致赞同我具备所有的条件，所以我成为被他们选中的人，接着我便在那里静候着，想明白他们叫我进来究竟要做什么。他们随后向我问了一些事情，打听有关我个人的经历，很快他们便了解了我的来龙去脉。最后他们对我说，我的条件恰好合乎他们的心意。我说我打心里激动快活，而且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接着他们当中的一位给了我个信封，说是想知道的能够在信中了解得清清楚楚。我正要拆开信来看，可他又不让，叫我把信带回住处去仔仔细细地看，千万不可漫不经心，也不用张惶失措。我简直被搞得摸不着头脑，很想将这件事再详细地聊一聊，然而他们却干脆拒绝；于是我不得不朝外走，心里觉得被损害了，感到被侮辱了，因为在他们的言行里能够瞧得出他们是在自己逗乐，有意用我当作他们嘲讽的对象，而我却必须顺着他们，由于我在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当中，是容不得对掌握权势的人们的戏弄耍脾气的。

这会儿我本想把那只梨捡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吃进肚子里，然而梨却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为了这件不走运的事情把我的那份食物弄丢了。一念及于此，我对那两人便气不打一处来。我刚一走到瞧不到那所房子之处，就打开那只信封一看，没想到里边竟然装的是钱！说实在的，我对那二人立即就另眼相看了！我一秒钟都没有浪费，将信与钞票往马甲兜里一塞，立刻飞跑到离我最近的一个便宜饭店中去。唉，这一顿是怎样的吃法啊！最后我吃得胃再也盛不下东西之时，便

将钞票掏了出来，展开瞧了一眼，我差点儿昏倒。一百万元！这下子确实让我的脑子转个不停了。

我呆呆地在那里坐着，盯着那张大钞眼睛动也不动，差不多足足过了一分钟才回过神来。接着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饭店老板。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钞票，如同五雷轰顶。他以全副精神祷告上帝，极其的钦佩羡慕，但是瞅瞅他的神态，仿佛是手脚都无法动弹一样。我一下子想出一个主意，采用了按人之常情应该用的过关办法。我将那张大钞递到他跟前，小心翼翼地說道：

“请麻烦你结账吧。”

这下子他才清醒过来，连连道歉，说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换开这张钞票；我使劲地塞过去，他却怎么着都不接。他非常喜欢打量它，将它一个劲地打量下去；他似乎是不管打量多久都饱不了眼福似的，不过他战战兢兢地避开它，没胆子去摸它一下，就好像是这张钞票充满神奇、凛然不凡，凡夫俗子连碰都不能碰一下似的。我说：

“给您添麻烦了，确实是不好意思；不过这事还得办。麻烦你找钱吧；除此之外，我没带别的票子。”

然而他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他非常乐意将这笔不值得一提的饭钱记在账上，日后再说。我说也许好长时间不再到这儿来了；他又说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可以等着，而且要是我喜欢的話，想点什么就点什么，尽管什么时候来吃，继续欠账，无论多长时间都可以。他声称他相信自己不至于仅由于我好逗个乐子，在服装上特地和大家打马虎眼，就信不过我这样有钱的先生。这时又有一个客人走进来，老板示意我将那张巨无霸藏起来；之后他必恭必敬地将我一直送到门口，我一出来就径直奔向刚才的那座房屋，想找到那两弟兄，目的是要改正前不久弄出来的错误，并叫他们助我一臂之力处理这个问题，避免警察搜寻我，将我逮捕。可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安；说实在的，我内心非常恐惧，尽管这件事自然肯定不是我的错；但是我非常熟悉人们的秉性，明白他们知道自己将一张一百万镑的大钞错认为一镑的给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时，他们便怒火中烧，但不是按正常的情况那样，去

怪自己的眼神不好。我一点点靠近那宅子的时候，我内心的躁动渐渐安静下来了，因为那座房子里一切如常，令我以为这错票的事肯定还没有被他们觉察。我摁了一下门铃。仍旧是刚才的那个仆人出来了。我说要求见那两个先生。

“他们出门旅行去了。”这句答复带着不可一世的高傲而漠然，正是这类人所担任的角色的口气。

“旅行去了？去哪里了？”

“出去游玩了。”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想可能是去大陆（法国）了吧。”

“去大陆了？”

“对，先生。”

“怎么走的——走的是哪条路？”

“那我真是不清楚，先生。”

“他们何时回来呢？”

“三十天，他们说。”

“三十天！呀，这可糟了！劳驾你替我略微想想主意，想法让我给他们传个话。这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哪。”

“我真的是办不到。我压根儿不清楚他们到底到哪里去了，先生。”

“那么就必须让我见见他们家中的其他人才可以。”

“家中其他人也全都走了；出国有好几个月了——我猜可能到埃及与印度去了吧。”

“朋友，现在有一个大错特错的事呀。不到天黑下来他们就会返回的，麻烦你对他们说一声，可以么？就告诉他们我到这里来过，并且还会接着再来拜访他们，直到将那个差错全办妥才停；你让他们用不着太担心。”

“他们假如回来的话，我肯定转告他们，但是我推测他们肯定不会回来。他们曾经说过，你在一个小时以内肯定会回到这里来询问些事情，叫我一定要对你说，什么事都没错，他们会分秒不差地回来候着你。”

无奈，我不得不取消原来的计划，走开了。到底葫芦中卖的是啥药啊！我真是摸不着头脑。他们会“分秒不差”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呀，没准那封信会告诉我一切吧。我差点将它抛到脑后了；于是抽出来一看。信上是这么说的：

你是个值得信赖和有头脑的人，这能够从你的面相上瞧得出来。我们暗地里猜想你身无分文，并且是个外地人。信里装有一笔钱。这笔钱是借给你的，以一个月为期，不计利息。到时候来此宅交账。我在你身上打了一个赌。假如我获胜，你能够在我的职权范围内获得任何职位——也就是说，只要你可以证明自己的确熟悉与能出色完成的职位，不管什么都行。

没落款，没住址，也没有日期。

天哪，这回可是一团乱麻！你这会儿当然明白了这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我那个时候却毫不知情。那个谜洞对我而言简直是深得不能再深、漆黑一团。我根本不清楚他们玩的哪出把戏，也不清楚到底是故意捉弄我，还是善意相助。因此我来到公园中坐下来，打算好好思量一下这个谜，而且仔细筹划一下我应当怎样应付才行。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通过仔细思考终于得出了下边这样的一个结论。

也许那二人对我心存善念，或许他们居心不良；那是无从推断的——也就不去管它了。他们是玩了个游戏，要么是搞了一个阴谋，要么是做了一个测试，总之就是这样一回事；内容到底怎样，无从推断——不去管它了。他们以我下了个赌注；这其中到底是怎样赌的，琢磨不透——不去管它了。确定不了的部分就是这么化解了；其他的事却是一望即知、实实在在的，能够算是毋庸置疑之类的。要是我要求英格兰银行将这张钞票存入那人名下，他们是会照此更换的，由于他们知道他，尽管我还不清楚他是什么人；不过他们肯定会要盘问我

是怎样将它搞到手的，我假如据实对他们说，他们肯定会将我送进收容所，如果我不据实说，他们便会将我送入监狱。要是我准备拿这张钞票无论在哪个地方换钱，或者是拿它做抵押物借钱，那也会带来一样的后果。因此不管我是不是愿意，我只能每时每刻把这个大包袱背在身上，直到那兄弟二人回来为止。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的，形同粪土那样毫无用处，不过我一定要将它认真地照管起来，仔细看护着，一面以乞讨过活。就算我准备将它分文不取地给人，那也是枉费心机，由于不管是老实的良民或者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不管怎么样都绝不会接纳它，或者连碰也不会碰一下。那兄弟二人是平安无事的。就算我将钞票弄没了，或是将它用火烧了，他们依然一点儿危险都没有，由于他们能够让银行不予兑付，银行便会叫他们分文不缺：然而同时我却只能受整整三十天的活罪，既没有薪水，又没有什么好处——除非我能帮着人家在那场赌博中获胜（无论赌的是什么），谋到人家向我允诺的那个职位。我非常乐意获得这一职位；像这种人，在他们的任命权范围内的无论什么职务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于是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想着那份美差。我的思绪开始四处飘散。不用说，薪金肯定少不了。过二十天就要开始上班，之后我便会一切顺利了。所以转眼之间，我就感到喜上眉梢。此时我又开始在街头逛了起来。一下子看见一家服装店，脑海中涌现出一股热望，非常想甩掉这身破烂不堪的衣服，给自己再次穿得一身体面。我能置得起新装么？不能；我除去那一百万镑之外，其他的一无所有。因此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远离服装店。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我又转回到这儿。那种毫不留情地诱惑把我折磨得好苦。在那一场颇为动容的较量当中，我肯定是已经在那家服装店门口来来回回往复了六趟。最后我还是投降了；我只能这么做。我问他们手头是否有因为做得不合身，被顾客试过不要了的衣服。我问话的那个伙计连个声也没出，仅仅对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我朝着他所点头示意的那个人走去，他同样是不说话，只点了下头将我交给另一个人。我朝第三个人走过去，他说：

“一会儿就来。”

我等待着，直等到他将手边的事情忙完，之后他才带着我到后边的一个屋子中去，取下一摞被别人拒绝的衣服，给我挑出一套最差劲的。我将这套衣服穿上。衣服不合适，而且毫无魅力可言，然而这是新的，我非常想将它拥为己有；因此我没什么可挑拣的，只是迟迟疑疑地说道：

“请你们行个方便，叫我等两天再来结账吧。我身上没有带着一点儿零钱。”

那个家伙端出一副特别势利鄙薄的嘴脸，说道：

“哦，是么？说真的，我也猜到了你一点儿零钱都没带。依我瞧，像你这种有钱人是只能有大票子的。”

这简直使我愤怒不已，因此我便说：

“朋友，你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千万不要拿衣帽取人呀。这套衣服的钱我肯定付得起；我仅仅是不希望给你们添麻烦，担心你们找不开一张大钞票而已。”

他一听见我说这些话，态度稍稍收敛了一些，然而他依旧有些装腔作势，端着架子答复我：

“我确实不是故意出口伤人，但是如果你不客气的话，那我倒要先说明白，像你这么一点儿都没有根据地猜测，一张口就咬定我们无法找开你身边或许带着的什么巨额钞票，那简直是多管闲事。正好相反，我们找得开！”

我将那张钞票递到他的跟前，说道：

“哦，那简直太好了；我和你说对不起。”

他笑容可掬地接了过去，那样的笑容是无处不在的，其中还有盘旋的折纹，笑中带褶，就跟你向水中扔了一块砖头激起的涟漪差不多；接着当他往那张纸币看了一眼时，这笑容便立刻牢牢地凝固起来，死了似的，如同你所见过的维苏威火山那些平坎上凝固起来的水纹状的、像虫子爬过的大片的熔岩那样。我向来都不曾看到过什么人的笑容定格成这种尴尬状态，并且永恒待在那儿。那个家伙拿着票子在那儿踮着，一直都是那种样子。老板连忙跑过来，瞧瞧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神气

活现地说：

“哎，怎么了？有什么问题么？想要点什么？”

我说：“任何问题都没有。我正在等他找零。”

“快点，快点！托德，立刻给他找钱！快点儿将钱找给他！”

托德答道：“找给他钱！说说倒轻松呢，先生；不过请您自个儿先瞧瞧这张钞票吧。”

老板看了一下，低低地吹了一声悦耳的口哨，接着猛地钻入那摆卖不出的衣服当中，乱翻起来，并且始终非常兴奋地唠叨，仿佛在喃喃自语一样：

“将这样一套拿不出手的衣衫介绍给一位非同寻常的大富翁！托德真是一个笨蛋——生就的傻瓜。总是做出这种事情。将一个百万富翁都弄走了，由于他分辨不出谁是百万富翁，谁是流浪汉，并且始终就没分清过。呀，我想找的就是这件。请您将您的衣服脱下来吧，先生，把它扔到火里烧了吧。请您给点面子穿上这件衬衫跟这身套装；很合身，太合适了——又朴素、又考究、又别具一格，和一个公爵穿的一样气派；这本是一位外国的亲王要的——您可能知道他呢，先生，就是哈利法克斯公国的亲王殿下；由于他母亲快不行了，他就不得不将这套衣服存在我们店里，另外订制了一套丧服去——不过后来他母亲又没有死。但是那都没关系；我们不能让所有事情老按我们……我是说，老按他们……嘿！裤子很好，正合您的身，先生，简直太棒了；再穿上马甲；哎呀，也合适！再穿上衣服——我的上帝啊！您看吧！真是无可挑剔——全身都非常好！我一生还不曾见过这么完美的衣服呐。”

我也说不错。

“您非常圣明，先生，您说得一点儿不错；这能够暂时先顶一阵儿，我敢保证。不过您等着看我们按您自个儿的尺寸做出来的衣服的质量吧。喂，托德，送点儿本子与笔过来；我说你记。腿长三十二，”——如此这般等等等等。还没等我有机会说出一句话，他就将我的尺寸量完了，而且命令加班加点制作晚礼服、便装、衬衫，还有各式各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说话的空子，我就说：

“不过，亲爱的先生，我可无法买这些衣裳啊，除非你可以不定结账的日子，否则的话，你必须能够给我换开这张票子。”

“不定期！这几个字还不能充分表达，先生，还不能充分表达。您得说永久永久——那才像话呢，先生。托德，马上将这些衣服赶出来，送到这位先生的府上去，绝对不能耽搁。叫那些不要紧的主顾们稍候一下吧。将这位先生的地址记好，再……”

“我马上就要搬家了。我过几天再来将新地址告诉你们吧。”

“您说得一点儿没错，先生，您说得一点儿都不错。您请稍等片刻——我送送您，先生。好吧——回头见，先生，您走好。”

喏，你清楚从今往后将要出现一些什么事么？我顺其自然，下意识地到各种地方去买我用得着的所有东西，总是吆喝一声“找钱”。不到一周，我将所有用得着的安享尊荣的行头统统都买好了，并且搬到汉诺威方场一家价格不菲的高贵豪华旅馆中安顿下来。我在那儿用晚餐，然而早饭我依旧到哈里士小饭铺去吃，那正是我刚开始靠那张一百万镑钞票吃过头一顿饭的地方。我立即就让哈里士发了财。消息已经到处传开了。大家都清楚有一个背心口袋中揣着一百万镑钞票的古怪老外来过这个地方。这就行了。原本是一家不出名的、苦巴苦结、艰难糊口的小买卖，这一下子名声大震了，顾客多得招呼不过来。哈里士对我感激不尽，总是极力将钱借给我花，还不许我推辞；所以我尽管一贫如洗，不过始终都有钱花，好像大富翁跟大人物那样闹气并且排场。我认为终有一天就会露馅，不过我既然已经下水，就只好一往无前游过水去，不然的话就会难保生命。你瞧，那个时候本来纯粹是件胡闹的事，然而就由于有了那种迫切的危机感，却令事情具有严峻和伤感悲哀的一面。每到晚上，夜幕降临之后，悲剧因素就走上前来，始终都在告诫我，胁迫我；因此我就唉声叹气，在床上滚来滚去，夜不能寐。但是一到令人兴奋的白天，悲剧因素就烟消云散，没有踪影了，于是我就十分自得，简直乐得能够称得上是晕头转向、不分黑白的地步。

那也不足为奇；由于我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最大城市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之一了，这令我非常骄傲，这样的心理何止是一星半点，而是难

以自制。你随手翻开一份报纸，不管是英国的，苏格兰的，或者爱尔兰的，总会看到里边有一两个地方提到那个“身藏百万英镑钞票的人”还有关于他最新言行的消息。刚开始在这些说起我的地方，有关我的消息始终被安排在“人事杂谈”栏目之后；接着我被安排到各位爵士之前，随后又在从男爵之前，再往后又在男爵之前，就是这样，伴着名气的增长，位置也越升越高，直到我到了顶峰，才停了下来，居于所有王室之下和众公爵之上，除去全英大主教而外，我比其他的一切神职人员都要显赫。可是你要切记，这还称不上什么名誉；直到目前，我只能说是有了名气。然后就来了无法超越的幸运——能够说是像封侯拜将一般——于是刹那间，就把过眼烟云似的名气一变而为万古不变的金子般的好名声了：《谐趣》画刊刊登了和我有关的漫画！是啊，如今我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的地位已经得到承认了。也许还有人用我取乐，可是玩笑之中却带着几分尊重，不那么出格、那么没礼貌了；也许还有人向我投来些微笑，却没有人嘲笑我了。做出那些行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谐趣》把我画得衣服都开了线，跟一个伦敦塔的哨兵做一笔小买卖，正在讨价还价。咳，你能够想像得到那是一种什么情形：一个岁数尚小的小伙子，向来都是默默无闻，现在刹那间，他的每句只言片语，立刻就会有人将它记下来，到处传扬出去；无论到什么地方走动一下，都能经常听到人家一个个相互转告：“那个走路的，就是他！”吃早饭时，也一直有许多人围着看；在歌剧院的包厢一露面，便要招引成百上千的观众的注意。嘿，我简直一天到晚出尽了风头——的的确确是那个独领风骚的情形。

你清楚么，我甚至还保存着我那套褴褛的衣衫，时不时地穿着它外出；为的是品味一下以往那种买小东西的那种乐趣。一有人看不起我，就用那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把欺负我的人的势力眼敲掉。不过我这套把戏不能维持下去了。杂志中已经将我的那套行头弄得家喻户晓了，只要我穿着它跑出去，立刻就被大家发现了，而且有一群人跟在屁股后面；要是我准备买什么东西，老板还没等我来得及拿出那张大票子来吓唬他，就立刻同意将全部东西赊给我了。



大概在我出了名以后的第十天，我就前去拜望美国公使，借以为祖国效一点儿犬马之劳。他以十分得体的热忱接待了我，怪我不该那么迟才去为祖国效力，并且声称那天晚上他正要宴客，正巧有一位嘉宾由于生病不能来，我唯一可以获得他的原谅的办法，就是只有补这位嘉宾的缺，前来赴宴。我应允参加，于是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一说起来我才清楚他和我的父亲自幼就是同学，后来又在耶鲁大学同窗就读，一直到我父亲亡故，他们一直都是知心好友。因此他叫我一有时间，就到他府上去；对这，我肯定是非常乐于从命的。

说真的，我岂止愿意而已；我还十分愉快。一旦将来有个三长两短，他可能还有什么路子能够挽救我，免得我遭受灭顶之灾。我也不清楚他怎么救我，可是他也许能够想出办法来。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敢冒险将自己的秘密完全向他坦白；我在伦敦遇见这样的奇遇，要是在一开场的时候就碰到他，我是会立刻向他说清楚的。不行，目前我无论怎样都不敢说了；我已经卷入了激流；这是说，陷入到不敢毫无防备地跟这么一位刚结识的朋友坦白的地步了，虽然依我自己的观念，我还没有深到不可挽回的境地。由于，你清楚吗，我尽管借了很多外债，却还是谨慎地让它不超过我的支付能力——我是指不超过我的工资。当然我无从得知我的那份薪金到底会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能够想见得到的，那就是，假如这回打赌我胜了，我就能够任意选择那位大亨的职权范围里的任何工作，只要我可以称职——而我又当然是可以称职的；有关这一方面，我根本不怀疑。至于和别人打赌，我才不操心呢；我向来都是非常走运的。提起工资，我猜测每年总会有六百到一千镑；哪怕它第一年为六百镑，将来每过一年就往上递增，一直到最后我的能力得到了肯定，肯定能够加到那一千镑的数字。现在我欠的债还只跟我头一年的工资差不多。谁都打算借给我钱，可是我用各种理由将大部分人都拒绝了；因此我的债务仅有借来的三百镑现款，剩下的三百镑是生活费跟买东西欠下的。我深信只要我依旧保持小心和简朴，我下一年度的工资就能够给我补上这一个月剩下的几天，而我确实是准备加倍小心，绝不大手大脚。只